

B
E
I
J
I
N
G

Literature
Map

老舍 丹柿小院
林海音 南柳巷
凌叔华 史家胡同二十四号
鲁迅 西三条
茅盾 南锣鼓巷
沈从文 酉西会馆
叶广芩 西颂年胡同
郁达夫 前海北沿十一号
史铁生 地坛公园
周作人 八道湾胡同
冰心 张自忠路

王苗著

北 京 文 学 地 图

BEIJING

Literature

Map

北京文学地图

王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京文学地图 / 王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617-8

I . ①北… II .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3312 号

书 名 北京文学地图

著 者 王 苗

责 任 编 辑 牟盛洁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海洋广告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617-8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001 丹柿小院：老舍的北京人
017 城南天桥：京剧大师李玉茹
029 南柳巷：林海音和城南旧事
041 史家胡同二十四号：凌叔华的一曲“古韵”
053 西三条：鲁迅的“安闲”居住
069 南锣鼓巷：茅盾的暮年
083 西西会馆：“乡下人”沈从文
099 西颂年胡同：皇族后裔叶广芩
113 前海北沿十一号：“零余者”郁达夫
127 南城会馆：张恨水的“世俗”北京
141 八道湾胡同：寻路者周作人
157 张自忠路：冰心的爱与美
169 老北大红楼：杨沫的青春歌唱
183 法源寺：李敖的历史构想与北京书写

197 老北京钟楼：李碧华的历史想象

211 地坛公园：史铁生的苦难超越

225 “大院”：王朔的文学记忆

丹柿小院：

老舍的北京人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老舍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于北京这座文化城市，有人总结出一些“必须”要体验的生活元素，比如白天去南锣鼓巷逛胡同，晚上去后海酒吧街休闲，春天去玉渊潭看樱花，秋日去香山看红叶……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就是去北京人艺看话剧，最好是看老舍的《茶馆》。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像老舍这样代表北京，也没有哪位作家的作品可以像老舍的作品一样直接用“京味儿”来定义。他是开启“京味儿”文学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可以作为“京味儿”文学的范本。正如著名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说的，老舍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老舍。老舍是当之无愧、禀赋优异的北京人，“他固然因北京而完成了自己，却同时使北京得以借他的眼睛审视自身，认识自身的魅力”。鉴于此，这篇文章也大胆借用赵园的书名作为题目，探讨老舍和他的文学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

虽然以“老舍”和“茶馆”命名的“老舍茶馆”在可以喝大碗茶的前门，但话剧《茶馆》却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北京人艺上演。作为中国当代话剧史上难以被超越的经典，每次《茶馆》演出时，都是北京文艺界的一桩大事，可谓盛况空前、一票难求。不过，不知道观众们在人艺观看“茶馆”里上演的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迁时，会不会想起来去距离人艺很近的老舍故居游览瞻仰一番。《茶馆》里的一幕幕时代大戏就是老舍在这里创作出来的。

从北京人艺出来，沿着王府井大街往南，走到灯市口西街时再往西，便能看见一条条逐渐远离王府井繁华的古朴的小胡同。其中有一条毫不起眼的丰盛胡同，靠近丰盛胡同口的第一所别致小巧的小院子就是老舍故居。老舍故居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一进正门是一个狭长的偏院，向右跨过一个木质的影壁，是故居的主体。院子里有一个大鱼缸，但没有像典型的老北京人家那样“天棚鱼缸石榴树”，而是有两棵老舍先生手植的柿子树。秋天时，黄澄澄的柿子一个个小灯笼般悬挂枝头。正因为这两棵柿子树，小院有着一个很美的名字——丹柿小院。

因为老舍巨大的影响力，小院里不时有参观的人进进出出。一位操着地道北京话的光头大叔领着一个十三四岁、穿着校服的小女孩在参观，这应该是一对父女。北京大叔给女儿一一讲解老舍资料中的各个细节，对老舍的生平事迹和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其专业程度颇让人有些惊诧。小女孩在父亲的指引下认真地参观着，不时

发出几句感慨或者提出几个疑问。每次小女孩提出问题的时候，她的父亲都完满地给她解答了。他们的北京话非常地道，听上去有些囫囵、油滑甚至痞里痞气。北京大叔用懒洋洋的腔调对女儿说：“这你得好好看，老舍你得知道，是咱北京作家。”我突然觉得，这位看上去有些玩世不恭，但这一刻又正经八百、骨子里透着严肃和敬畏的北京大叔或许就是老舍笔下典型的北京人之一种吧。

1949年，老舍从美国归国，在北京买下这座小院，后半生一直居住在这里。他的重要作品《茶馆》《龙须沟》《正红旗下》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文艺环境的特殊性，老舍几乎成为知名作家中仍旧在写作、并依旧写出优秀作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之一。老舍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自己是真正的穷苦家庭出身，新中国让他们这些穷苦人翻身做主人，他觉得自己是跟新政府一头的，要用手中的笔尽力歌颂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舍从美国归来后创作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龙须沟》，就通过北京南城臭水沟龙须沟的改变直接把对新中国热情洋溢的赞美搬上了舞台，具有政治宣传的意味。老舍之子舒乙在一次访谈中说：“他（老舍）回京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姐们原来跟乞丐一样，而现在虽然穿衣打补丁，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老舍高兴极了，翻身的喜悦是真实的。他感谢、欣赏新政府做事风格，自己也愿意为政府多做事。”

不同于同时代的、同在北京生活长大的梁实秋、凌叔华、冰心

等或官宦子弟或小康家庭出身的作家，老舍是真真正正的北京底层人家的苦孩子。

1898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是民俗中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在傍晚送灶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老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正红旗旗人家庭。他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出生差点要了他母亲的性命，孩子刚一落地，母亲就晕了过去。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写道，“至今说不清母亲晕过去是因为生孩子还是因为受了煤气”。总之老舍的出生是很狼狈的，他出生时，当皇城护兵的父亲舒永寿正在当值，不在家中。若不是已经出嫁的大姐正好那天回娘家，把衰弱的新生儿揣在怀里，孩子恐怕早就死了。寡居家中的姑姑取笑老舍送灶日落地，说不定前世是个灶王爷身边贪吃的小童子，被罚下人间来的，因此认定这个小婴儿说不定以后会有所作为。但姑姑性格怪异刻薄，刁蛮难缠，有着鲜明的旗人“姑奶奶”的特征，对老舍一家并不好。老舍出生那一年是农历的狗年，又因为生在年末，所以姑姑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狗尾巴”。

老舍的出生地是北京西城区的小羊圈胡同，就是《四世同堂》中祁老人一家住的那条胡同。现在的小羊圈胡同已经改称小杨家胡同，隐藏在新街口南大街里面。就像《四世同堂》里写的，小羊圈胡同不像北京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者略微有些弯，而是弯弯曲曲颇像一个“葫芦”。“葫芦嘴”很窄小，越往里走，越宽阔，到了最宽阔的“葫芦肚子”，已经是一大片空地了。果然，我在寻找

“葫芦嘴”时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来来回回在新街口南大街走了好几遍，硬是没看见胡同口在哪儿。问了一位老大爷，他伸手一指，我才注意到那个窄窄的不过两米的小口子，进去以后，里面弯弯绕绕，逐渐开阔，别有洞天。幼年的老舍就是在这条胡同里生活着，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一样，他经常去附近的护国寺庙会。护国寺庙会是老北京非常著名的庙会，与隆福寺庙会齐名，庙会上热闹的饭馆、茶馆、商店等都成为后来老舍创作的素材。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舒永寿战死在守卫北京城的巷战中。八国联军闯进老舍家中，翻箱倒柜，一口箱子掉在地上。兵荒马乱过去后，惊慌失措的老舍母亲发现两岁的老舍恰恰被扣在那口掉落在地上的箱子里。幸好箱子是空的，没有砸到他，他也没有哭喊，未被八国联军发现，因此大难不死，逃过一劫。

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孤儿寡母原本贫困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老舍的母亲靠给婴儿洗三、给别人刮痧、给少妇绞脸和给人缝补衣服维持一家的生计，还要时不时遭受刻薄古怪的老舍姑姑的种种刁难。为了生存，她不得不把祖坟都典了出去。不过老舍母亲身上有很多传统女性的美德，她性格温和隐忍，对大姑子的颐指气使、刁难找茬毫不争辩，又爱整洁，日子虽然穷困，但总是把家中收拾得干净利索。她为人自尊要强，虽然总要不时借钱、赊账才能将日子过下去，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开口。她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咬紧牙关送老舍去读书，不过每个月的学费对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这时，老舍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刘寿绵。

刘寿绵是北京城一位很有钱的善人，他得知老舍八九岁了还没有读书，就资助他读了私塾，这一举动可以说改变了老舍的一生。老舍在散文《宗月大师》中记录过这段经历，对刘寿绵多次伸出援手的善举充满了感激之情。那些年老舍和刘寿绵关系很密切，刘寿绵办学校和慈善事业时，老舍总是来帮忙。老舍好友罗常培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老舍唯一的爱情小说《微神》是根据自己的初恋经历创作的，而他的初恋对象就是刘寿绵的女儿刘小姐。刘寿绵乐善好施，为人又单纯坦荡，家财散去的散去，被骗的被骗，最后沦落到出家为僧的地步，法号“宗月”。他的女儿也跟随他出家为尼，最后被人践踏，沦为暗娼，结局悲惨。有研究者指出，老舍就是因为与刘寿绵的女儿恋爱失败才出走英国的，从英国回来后，他一度想娶已沦为娼妓的刘小姐为妻，最终无奈作罢。而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创作的善良柔弱的小福子，《月牙儿》中沦为暗娼的女学生等女性的悲惨形象，都有刘小姐的影子。

有了私塾的底子，后来老舍考入西直门内大街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三年级。1912年，又转入南草场公立第十三小学读六年级。在转学过程中，刘寿绵又帮了忙。1913年2月，老舍考入公立第三中学。公立第三中学位于西城区的富国街，离老舍护国寺的家很近，这里原是明末降清名将祖大寿的府邸，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一座气派的四合院，四合院大门上是老舍夫人胡絜青的题字。因为家境贫

寒，老舍不可能走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养成必经的读中学、考大学、当教授的路子，在第三中学读了半年后，他就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瞒着家人，偷偷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提供膳宿、制服和书籍，毕业后还分配工作，非常适合成绩优异的贫寒子弟就读。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至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方家胡同小学位于雍和宫附近的方家胡同，是乾隆皇帝第三子循郡王永璋的府邸，现在仍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王府院落，大门上也有胡絜青的题字。

老舍谋到一份稳定、体面的教师职业，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他在北京的生活并未安定下来。几年后，他被选中担任京师北郊劝学员。这个职位有一点教育官员的性质，不过老舍与官员们打交道的经历并不愉快，他辞职了，到天津南开中学任语文老师。回到北京后，老舍在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的推荐下，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讲师。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北京缸瓦市教堂皈依了基督教，也正是在缸瓦市教堂牧师的引荐下结识了艾温士教授。在伦敦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老舍开始了自己的作家之路。

在郑振铎等人的启发下，老舍很快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着眼点——描写自己熟悉的北京。老舍在伦敦期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描写的都是北京的人和事，这些也成为老舍“京味儿”文学的代表作。老舍的成长和生活经历让他把目光对准了北京广大下层百姓，他关注一条条狭窄曲折的小胡同里的世俗百态，

描写一个个大杂院里形形色色的人生。他的笔下没有京城达官贵人的觥筹交错、雍容华贵，没有时髦的知识男女的青春恣肆、富有活力，有的是没落的旗人、孱弱的老人、窝脖的（替人扛货的）、拉车的、暗娼、巡警、裱糊匠、教书的、小职员……他们是北京城中最不起眼的一群人，地位卑贱，生活贫寒，在北京城的浮云朝露中像蝼蚁一般为了生存艰难地挣扎着。

有一点似乎不是巧合，老舍早年描写北京的作品都不是在北京写作的。让他名扬天下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是在伦敦期间写就，而广为人知的作品《骆驼祥子》《月牙儿》等写作于青岛，《四世同堂》则写作于重庆与美国期间。老舍最熟悉的就是北京下层民众的生活，他在其中浸润多年后，那些东西已经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依然能准确地把握住那种氛围。而恰恰因为与北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老舍才能以一种既亲切，又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进行冷静的审视和全面的思考，这种能入能出的写作态度使他的创作游刃有余、生动自然。

而与此相对，《茶馆》《龙须沟》等作品都是老舍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时创作的，却出现了巨大的时空悖谬和情感吊诡。《龙须沟》已沦为政治的宣传品，研究者把它看作是老舍与过去自己的彻底告别。但这种“告别”显然是不成功的，老舍心中迷恋的始终是那个老北京，擅长表现的是老北京的破败、芜杂和老北京人的卑微、平凡，对于如何用文学形式表现焕然一新的新北京，他始终没有找到准确

的、合适的途径。以《茶馆》为例，这部标志老舍艺术成就登峰造极的作品，在创作时非常不顺利，因为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波折，进行了一遍又一遍的修改，甚至数度被禁演。好脾气的老舍对本子一次又一次地被修改，是比较配合和遵从的，但他内心的压力和痛苦也可想而知。这种矛盾和压力直接导致了老舍在后期写作上的困境和迷茫，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老舍的悲剧结局。

老舍发自肺腑地热爱他的北京，他爱北京的四季，爱北京的氛围，爱北京的各种小吃，爱胡同里的各色人们。这种爱，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对于广大北京底层百姓，老舍充满理解和怜悯，毫不掩饰地为他们呼号呐喊。《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一个那样年轻、向上的青年，却被折磨得消沉堕落了，变得行尸走肉一般；《月牙儿》中一对贫穷的母女被严酷的生活逼得没有任何出路，不得不沦为暗娼……但老舍对北京的爱并没有蒙蔽他的理智，这座古老的城市里积淀了不少丑陋和恶习，有不少阴暗落后的的地方。老舍笔下的北京不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的那样充满诗意，他并没有怀着憧憬依恋的心情，过滤掉北京一切不好的东西，而是直面北京的种种暗影，用批判的眼神去描写北京人的弱点和缺陷。这种带着批判性的热爱也是老舍“京味儿”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们不是北京风物、人情、世俗等的简单罗列，而是在中西、古今对比的范畴里对北京文化，以及它代表的中国文化进行深度思

考和审视，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和民族性改造的意味。

老舍清醒地认识到，很多北京人的悲剧不能一味归结于社会因素，他们自身的性格和选择上也有不得不批判的地方。《离婚》中老李小知识分子的烦恼与他瞻前顾后、琐碎反复的性格不无关系。《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但是过于庸懦和优柔寡断。《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是活脱脱一个油滑卑劣的世俗混混。《四世同堂》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等汉奸的卑劣、无耻和泯灭人性。与老舍同时期的北京作家，同时也是老舍好友的梁实秋说：“老舍充满对穷人的同情，希望穷人的生活能够改善，但是他并不摆出所谓‘革命’的姿态。这是他的宽厚处，激烈刚肠，但是有他的分寸。他沉着，他不张牙舞爪。”正像梁实秋所说，老舍对他们的否定和批判并不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革命”式的，而是温和宽厚，充满包容。以《四世同堂》为例，祁老人在日本人兵临城下，即将当亡国奴时，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如何过一个生日，这个细节经常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祁老人的举动反映了老北京人的封闭、愚昧和无知。而与祁老人的生日愿望相呼应的是钱墨吟先生一段让人泪下的慷慨陈词：

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
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
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